

1000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吴义勤 主编
2001 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赵本夫 潘军 裘山山 石钟山 张一弓 杨显惠 李向东

中国

当代

文学

吴义勤 主编 崔庆春 副主编
2001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2001短篇小说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500-1633-0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2003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01短篇小说

吴义勤 主编

-
- | | |
|------|----------------------------|
| 出版人 | 姚雪雪 |
| 责任编辑 | 胡青松 李路平 |
| 书籍设计 | 方 方 |
| 制 作 | 何 丹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
| 邮 编 | 33003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0.25 |
| 版 次 | 201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字 数 | 29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500-1633-0 |
| 定 价 | 35.00元 |
-

赣版权登字 05-2016-21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点什么？

吴义勤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 阿 成 两儿童 / 1
- 陈继明 举举妈的葬礼 / 8
- 陈忠实 日子 / 17
- 迟子建 换牛记 / 26
- 戴 来 把门关上 / 39
- 范小青 想念菊官 / 51
- 赵本夫 鞋匠与市长 / 61
- 荆 歌 牙齿的尊严 / 70
- 刘建东 自行车 / 81
- 刘庆邦 遍地白花 / 92
- 刘玉栋 葬马头 / 103
- 莫 言 倒立 / 117
- 漠 月 湖道 / 132

- 潘 军 纸翼 / 141
- 裘山山 我讲最后一个故事 / 151
- 邵 丽 礼拜六的快行列车 / 164
- 石钟山 文人老满 / 174
- 史铁生 往事 / 184
- 苏 童 伞 / 196
- 温亚军 划过秋天的声音 / 206
- 魏 微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 213
- 孙春平 地下爱情 / 235
- 徐 坤 一个老外在中国 / 253
- 张一弓 浪漫的薛姨 / 268
- 杨显惠 逃亡 / 281
- 衣向东 洪水时期的爱情 / 296
- 张 梅 成珠楼的鸡仔饼 / 305

两儿童

阿 成

我们常常喜欢展示儿童天真烂漫的一面。这是对的。但是，这毕竟不全面，那么请允许我在这里讲两个有点特别的儿童的故事。

干肠

早年到过哈尔滨的人，大约都知道在偌大的道里区，有一个“安”字片的地方。那地方街名的第一个字，都是一个“安”字。为什么呢？后来我推想，大概是“流亡”到黑龙江谋生的人们终于要在这里安家落户的缘故罢，因此这儿的街名都带一个吉祥字“安”。比如“安静街”（那条街真的非常安静，人很少，名副其实）、安宁街、安祥街、安发街、安固街、安丰街，其中的一条纵横南北的通衢大道，叫“安国街”。仔细品咂这些街名，真的有些别样的味道。

总而言之，颠沛流离的日子，毕竟不是人们想要的生活啊。

我儿时的家就在安静街上。

前面特别说过了，那条街非常安静，松树和榆树特别多。感觉有点像湿润的西伯利亚的春天。那条街也并不很长，一公里的样子。一家一个栅栏院子，或者几家一个大院，分别参差在街的两旁。这些宁静的人哪来的都有，山东的，河北的，河南的，陕西的，还有少量南方的，就近有吉林和辽宁的。其他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像喜剧演员赵本山那样的人，属于当地的“土著”。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他们一方面渴望学习，另一方面又表现得有点自卑。

总之，安家、安定、安心下来之后，就可以安静地生活了，不走了。

当地的派出所也叫安静派出所。负责我们那条街的片警，外号叫“烟鬼”。他那一口古瓷般的烟牙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非常不理解的是，那时候的人

为什么那么喜欢吸烟呢？

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吸“迎春”牌的香烟。是那种蓝盒的，上面印着一束鹅黄色的迎春花，内包装不是锡纸的，是哪种我也说不清楚，类似油粘纸似的薄纸，很脆的，用小拇指甲一挑就挑开了，小心地掐出一支，叼在嘴上，用呼兰县产的安全火柴点着后，就可以吸了。据说，质量还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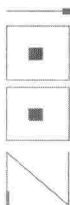
我家住的那个大院里，有一个外号叫“干肠”的男孩儿。为什么叫“干肠”呢？一是他很瘦，像一截干肠。另一点是哈尔滨很特殊，是一座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和平居民为了躲避战乱，流亡到这里谋生——即侨民极多的城市。这些“彩色”的侨民喜欢吃香肠、茶肠、粉肠，还有一种干干的、瘦瘦的、硬硬的非常耐嚼的黑紫色的干肠。所以，“干肠”的外号听起来叫得随便，但绝不是空穴来风。

干肠那年只有六岁，纯粹的儿童。他的父亲死掉了。据讲，是因为患阑尾炎动手术在手术台上过去的。那时候做阑尾炎手术就是大手术了，一不小心，是可以死人的。现在，只有干肠和他的寡母，即绰号“啤酒桶”在一块儿过。干肠的母亲呢，让人感觉有点“潮”，换句话说就是实在大劲了。人很邋遢，但她的生活作风还是很好的。母子俩靠着给鞋厂扎鞋眼儿过日子。那当然是许多人不屑的挣钱方式了。

干肠同他母亲不一样，非常机灵，而且非常冷静。六岁的冷静，会让你有一种丢了自己影子的感觉。

当时，新中国刚刚建国不久，人民的生活还不十分地好，干肠一家（其实就他们两个人）生活就更差一点。一两个月吃不上肉是经常的事情。然而，大家都在为美好的明天而艰苦地奋斗着。吃不吃肉，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他们母子不太知道这个伟大的目标，有时候，干肠的母亲因为时间长了吃不上肉，就自己生自己的气。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居住的安静街，除了静，那儿的野猫也非常多。现在也有野猫，只是难得一见，偶尔出现一只半只的。称之为“大城市里的幽灵”是不过分的。那时候猫很多，像到处翻飞的蝴蝶一样。尤其到了春天，它们发出的那种不管不顾的爱的呼号，真是让人愤怒。一日干肠捉了肥肥的一只猫回来，用菜刀砍下了那只猫的头颅，然后提着猫头上的耳朵，把血淋淋的



猫头扔到院子一角的厕所里去了。这个亦真亦幻的场面被片警“烟鬼”看到了，他不禁大吃一惊。

干肠冲他龇牙一笑。是六岁儿童的那种笑。

烟鬼登时腰就软了，双手捂着脑袋蹲了下来，他心想，这小崽子手这么黑，是个危险人物啊，长大了可以杀人呀。

在干肠的协助下，干肠的母亲利落地剥下了猫的皮，然后掏出五脏六腑，再剁成块，开始上铁锅炖。香是非常香，只是那是一种让人眩晕的香，奸诈的香，让人窒息的香，是有一种无声的猫叫的香。炖熟了，干肠的母亲——潮了吧唧的“啤酒桶”还特地盛出一碗，给坐在院子里一直抽“迎春”的烟鬼送过来一碗。

你尝尝。

烟鬼说，放那吧。

从那以后，烟鬼开始了对干肠的人盯人防守。有事没事，就过来向邻居打听干肠的表现、动向，偶尔也去“照顾”一下他们母子，送几张肉票，或者猪板油，具体地帮助他们一下。但同时又要同潮了吧唧的“啤酒桶”保持一定的距离，免得出一些闲话。

干肠每每见到烟鬼来了，总是那样龇牙一笑。开始是六岁的笑，然后是七岁的笑，再然后是十岁的笑。再然后是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的笑，一直到十八岁的笑。只是十八岁的笑，看上去很狰狞，让人的脊梁骨上立刻飙起一股凉风。最为奇怪的是，每次烟鬼到我们那个大院来，干肠都像事先知道似的，对我们或者对他妈说：“烟鬼来了”。不一会儿，果然烟鬼来了。

然而，面对干肠的十八岁的笑的烟鬼已经老了，眼看着就该退休了。这次来，他打算在退休之前，跟干肠聊一聊。

烟鬼递给干肠一支“迎春”。

干肠也学会吸烟了，但他喜欢吸葡萄牌香烟。我想，主要是这种烟便宜，另外，烟盒上印的那一串葡萄，也给人一种收获感。

他们分别用街道小工厂产的那种老式、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汽油味的打火机把烟点着，吸了起来。

烟鬼不胜感慨地说，干肠，从你杀那只猫算起，一晃十二年过去了。

干肠龇牙一笑，说，难为您了。

烟鬼说，你一说“您”字，我心里就更不托底了。

干肠说，大叔，您放心，至少在您退休之前。我什么也不会做。我非常尊敬您。我母亲也说您是个好人，一点不“花”。

烟鬼听了，疯笑了好一阵，把老泪都笑出来了，说，干肠啊，就是我退休以后，你也别做什么悬事。

然而，就在烟鬼退休后的第三天，安静储蓄所的更夫被人砍死了。抢走的现金不多，不到1000元。

一年之后，干肠被抓到了。这一年里，干肠连着，杀了三个人。照说，干肠不是一个好抓的逃犯。他比野猫还饥灵。但是，干肠是个孝子，因此，抓他也并非十分的难。

正在公安局审讯他的时候，干肠突然中止了回答，说，烟鬼来了。预审员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

干肠说他身上的“迎春”烟味，隔三里地我就能闻出来。而且，我还有个规矩，就是从不开抽“迎春”烟的人。

预审员问，这你怎么做得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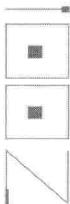
干肠说，我先向对方要支烟，如果他给我的是“迎春”烟，那就算开了。说声谢谢，我就走了……

果然，烟鬼来了。干肠见了没了领章、帽徽的烟鬼，龇牙一笑。

小宇

我结婚后不久，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在清明街上。那儿离南来北往的火车道线很近，在家里就能感觉到火车通过的那种有节奏的震颤，哒哒哒，哒哒哒，仿佛你一直生活在旅途中。而且，生活在那条街上，一天到晚，总是被蒸汽机冒出的呛人煤烟味包围着。

住上以后，才知道并不理想，先前这儿是“打牛房子”，所谓不是乡村，胜似乡村。到处都是养牛的，到处都是奶牛，到处都是腐烂的牛屎，到处都是饱含着尿骚味儿的味道，到处都是叮当乱响的铝制的牛奶桶，到处都有泼妇骂街和丈夫打老婆。除此之外不少流氓地痞，像“星火刀子队”、“九虎十三鹰”、“秃头党”，也经常在那一带活动。



后来被区政府下决心改造了，建了一座楼。只是没有暖气，仍要烧煤炉子。单是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接着又并排建了几座。算是把这儿的面貌改变了。从那之后这儿的人似乎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我想，一是因为新楼掺进了不少外来户。二呢，也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吧。住楼的人（又不能再养牛了）行为上也得多少文明一点。

居住环境的变化，还能对人的灵魂净化起作用，这真是始料不及的事。

对此，我很高兴。虽然我不敢说全城因此有了希望，但我认为我居住的清明街还是大有希望的。

在我居住的那幢楼（是个“L”形楼，有一个后院）。有一个叫小字的女孩子非常好。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在读小学，而且是三道杠，少先队大队长，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在胖乎乎的脸上忽闪着，感觉很可爱。

我知道她的父母不是太好，几乎天天像斯巴达克斯角斗士那么厮打，从她家里发出来的尖叫声、摔东西的声音，全楼都能听见。两个人打起来，都奋不顾身。勇敢与无畏。其实并不都发生在正义的事业上，普通的俗事中也有这种现象。听到他们打架，楼下的汉子就愉快地冲上楼喊：打得好，往死里打！

这样，他们反而不打了，平静了。一会儿，小字的母亲又擦脂抹粉地走了。

小字的母亲不仅长得好看，身材也特别迷人。可以让人失魂的。又过了一会儿，小字的爸爸出来了，谁都不敢正眼瞅他。一瞅，他就怒了，瞅啥？你不认识你爹呀！

真是伤脑筋，毫无办法，和他不能对话。他的每一句话都带问号，能把你气到八里远去。

我一般都躲着他们这些坐地户，默默地生活。然而，当我看到这个院子里出现了小字这样一个好孩子时，我的心里立刻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我几乎每天早晨出来晨练的时候，都能看到她在宁静的清明街上那么来回走着背书，见了我也非常有礼貌，说，叔叔，早上好。

这多好。中国人应当朝着这条路走。如果一见面就说，老家伙，又上哪作案去呀？这世界不就完了吗？

有时候我劈柴火、弄煤，只要小字见了，又看我一个人忙不开，就一定会过来帮忙。有的小孩子打架了，她还像大姐姐似的过去拉架，批评他们。有时候下大雨了，淤积的雨水把路拦住了，可谁也不出门弄一弄，我便出去弄，只要小字见了，

她也一定会穿上塑料雨衣，出来一块儿帮我疏通道路。

后来，我就从那儿搬走了。一是，那儿的人无论如何还是有些恶习的，比如我的女儿下学，坏孩子就堵在楼道那儿不让过，女儿就说，对不起，请让我过去。坏孩子就说，再说一遍。我当时正在家里炒菜，因为烟大，门开着，一听是这样，我一个高蹿了出来，立刻把那个坏小子扔到大街上。正巧，坏小子的父亲下班回来了。坏小子就哭了起来。我说，哭什么哭，下回你再这样，连你爹一块揍。

坏小子爹听了，灿烂地笑了。

再一个搬走的原因是，我家的后窗本来是朝阳的，结果被别人盖了一个很高的私房，准备重操养牛业，这样就把阳光死死地挡住了。我出去一看他们的脸子，知道质问之后，必定是一场血战，我就没吱声，也没去政府告。我不是不相信政府，我只是了解政府也有难处。我就搬家了。

惹不起，就躲呀。您看，两伊战争就有不少逃难的人嘛。他们也是惹不起人家。惹不起人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搬家的时候，小宇还过来帮助我往车上搬东西。真是一个好孩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去年，我随公安的朋友一道下去扫黄（想写点东西），体验一下生活。那次行动，电视台、报社都去了不少人，也真的抓了不少“小姐”，四五十个也不止，都“安排”在公安分局的大走廊里蹲着，等候受审。我从那儿过，突然有人喊我“王叔”，我停了下来，一个女孩站了起来，说，王叔，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小宇。

我仔细一看，真是小宇。没想到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当然，也同样没想到会在这支“队伍”里见到她。

公安的朋友乐，揶揄地说，怎么，你认识这位小姐？

我说，认识。这孩子曾经跟我住一个院，小时候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呢，是个好孩子呀。

公安的朋友一听立刻把脸耷了下来。

我的心里很难过：我清楚我无能为力。

圣人说，出污泥而不染。我想，那仅仅是指没有灵魂的荷花。



点评

一个不对抽迎春烟的人下手的坚持，一声久违而亲切的“王叔”，是从落魄童年中跌跌撞撞走出来的两个儿童心中尚存的人性。男孩儿“干肠”和女孩儿小宇虽然人生经历不同，命运的结局却又殊途同归。

“干肠”家贫，父亲早逝，六岁孩童柔弱的肩膀支撑起单薄的家庭和母亲脆弱的心。其他孩童还在向父母讨要玩具的年岁，“干肠”便已有了活捉野猫、砍头取肉的杀伐决断，这让片警烟鬼惊心也怜悯。烟鬼开始时不时地资助“干肠”家里，也得到了“您退休之前我绝不犯事儿”的承诺。只可惜烟鬼离职后，“干肠”便毫无悬念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小宇母亲漂亮而风流，父亲暴躁成性，不和的家庭中却生长出了一位热心善良、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大队长，“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证实。然而，多年以后，作者跟随扫黄组采风，又听见了那声久违的“王叔”——当年优秀的女孩子已经沦落风尘，徒留作者感慨大约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只是没有灵魂的荷花而已。

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堕落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如同污泥般的生存困境仿佛命运的嘲弄，让人无法将本有的天资用于正途，最终只能接受生命的重压。聪慧坚强的“干肠”脸上浮现出的冰冷的笑容，善良温柔的小宇尊敬地称呼着“王叔”，本性聪慧善良的孩子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只能成长为堕落的人，这是生命的恶作剧还是生活的本质？作者以对照形式提出的拷问，值得深入思考。

（崔庆蕾）

举举妈的葬礼

陈继明

举举妈的死，毫无先兆。人们看见，前一天她还在地里割麦子，手脚仍很麻利。天黑后还坐在院门外的柳树底下同左邻右舍的婆娘女子拉闲，有说有笑的。只是晚上睡得比往常迟得多，一直不来睡意。月亮又大又圆，她一直坐在门坎上纳鞋底。半夜举举爸醒来，问了一句：“咋还不睡？”举举妈说：“怪尿的，一点不瞌睡，心里像有火，烧的！你睡你的，我再坐坐。”举举爸后来起夜的时候，发现老伴斜躺在炕底下，连忙去头上试了一把，身子已经凉了。离六十岁的生日仅差八天，实在让人遗憾呀。三个儿子闷头闷脑被集中起来，都傻眼了。事先没准备好棺材，甚至也没有准备齐寿衣。这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村子里有个讲究，在老人还健在的时候，准备好棺材和寿衣，一方面为老人增寿，一方面表示儿孙们应有的敬心。像举举妈这样，便被认为是“光着身子走了”。

天还没有全亮的时候，就有一些婆娘女子首先来到此处——举举家门前的十字路口。先是两三个，后来就有了五六个，再后来就更多了。个个手里拿着针线活儿，脸上有着相似的被稍稍克制着的欢喜。此刻，她们并不期望马上看到什么，她们知道，为时尚早。她们早早就站在此处，互相都不觉得脸红，是因为有一个被大家认同的理由。村子里，没有哪个人不爱看热闹。你一言我一语，便是对好奇心的一种提前的满足。随着数量的增加，这群人中便形成了一种女人孩子特有的轻佻气氛。他们的声音或高或低传进左近的人家，招来更多的人凑热闹。很多人甚至来不及洗脸做饭、打扫清除，就匆忙加入进来了。当然这种热闹中毕竟包含着些许伤感



的成分，而话题相对集中一些。大家首先对举举妈死的行状争论不休，除了举举爸半夜起夜时发现老伴死在炕沿下这一说法外，还有若干种说法。看上去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知情最多的。事实上，多数人都明白，龙助媳妇的说法才是最可信的。因为，大家知道，龙助妈和举举妈是一对好朋友，大家都知道，这足以说明两个人有多好了。龙助媳妇是高挑的身材，还镶着几颗金牙，这时显得更加惹眼了。

太阳渐升渐高。这伙人中渐渐有了另一类人：老人，多数是老婆子。他们或颤颤巍巍地自己走来，要么是被孙子们前呼后拥着走来。他们从不同的角落走过来时，大多数显得不好意思，神情里带着某种若有若无的怯弱。他们站在那些年轻女人的边缘，并且满足于这种不远不近的位置，也并不高谈阔论，只是互相悄声问问好、说说话，然后便安静地等候着。“快，都把队排好！”一个中年男子对他们粗声喊。意思是：喂，你们这些老家伙，还不快点把队排好等着，举举妈死了，该轮到下一个了。你们一个个迟早都会走掉的。老人们个个立刻听懂了这个意思，多数谦逊地点头认可，有极个别别人倒是脸红了，嘴里含混地支吾着什么。一个说：“你放心，排好着呢。”另一个说：“你以为我怕呀？那要有福呢！”声音洪亮的一个则倔强地给予反驳：“谁走在前头还难说呢。”

龙助家离举举家不远。此刻，龙助妈一个人在家里。两天来，她一直为老朋友的丧事忙前忙后，这一刻才刚刚闲了下来，也变得更加心酸了。尤其是，举举妈今天要埋，她心里就愈觉得难分难舍了。虽然从前天开始，两个好朋友事实上已经分离了。她听见了外面杂沓的声音，她有点厌恶这些声音。儿子还在举举家帮忙，儿媳妇出去凑热闹去了，孙子们也都没有了踪影。刚才，她从举举家回来时，门窗都大敞扬开，却没有一个人，一只鸡甚至悠闲地在堂屋炕上找东西吃。在堂屋门口，她悄然蹲下来，脱掉一只鞋，作为武器，向鸡掷去。鸡尖叫着从窗户上逃出去了，她又脱掉另一只鞋，再次掷出去。这之后，她光着脚在门槛上坐了半晌。她感到累极了，却又毫无睡意。不久她又站起来，穿好鞋，去厨房地上转了一圈又出来了。她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确乎想干个什么。突然她明白了。她感到饿，她想吃些东西。这两天在举举家忙东忙西的，没吃几口饭。端来的饭，她总是觉得味道不对，土腥腥的，里面含着死本身的味，难以下咽。此刻，忽然回到自己家里，忽然闲下